



性別平等教育季刊二十周年特別報導（二） ■ 廖浩翔 採訪報導

課審會學生代表如何看待未來的性別平等教育

2016年，立法院通過《高級中等教育法》修法，將學生代表納入課審會，直接參與12年國教課綱的審議程序。在眾多議題中，學生代表們非常關注性別平等教育，甚至有些學生在遴選時，是以「推動性別平等教育」為政見。本文訪問四位學生代表—蕭竹均、劉千萍、張明旭與林依瑾，請他們分享：對於性平教育的想像是什麼？在課審會中，為此付出了什麼努力？對於教學現場有什麼觀察？

對性別平等教育的想像

林依瑾認為，實施性別平等教育能讓學生學會用「多元」的角度，看他／她所身處的社會，進而打破我們對這社會習以為常的期許，並理解到：「這個世界與這世界上的人，其實是有很多種可能性」。舉例而言，面對「女生就比較適合讀文組，男生就應該往理工發展」的觀念，或是「同志就是不正常」的陳述時，性平教育能邀請學生們一同思考：「真的是如此嗎？」這些陳述與觀念，或許來自課本的內容、老師的評論、或是自身生活周遭的觀察，在這思辨的過程中，就如張明旭所說，學生最終可以看見社會中的性別不平等，並同理處於這情境下不同的人，進而思考能怎麼改變。劉千萍指出，性平教育帶給學生們的知能，使學生在面對性平事件時（如性騷擾、性侵害、性別霸凌等），不論他／她是當事人或旁觀者，能意識到：「喔！原來我現在身處在這事件中」，而知道如何處理、尋求協助。

課審會中的倡議

四位學生代表關心是否每份課綱中的學習內容融入性平概念。張明旭解釋，融入並非「強行」的灌輸，學生平常接觸到性別議題的學習內容，就應該融入性別平等的觀點。舉例而言，歷史科設計一門選修課，討論女性處境的歷史觀點，這即是非常好的融入，能實質啟發學生思考不同性別所處的境況。或是，原住民族語課綱中，認識基本單字若涉及「身體」的單字時，此時便可帶著學生了解該單字背後的性／別觀。學科與特定性別的連結所形塑出的刻板印象，也是學生代表們想要打破之處。因此，審議自然科課綱時，林依瑾希望其中能多提及女性科學家的貢獻，使學生不會只能知道「居里夫人」。

學生代表們在會中，積極提出此類議案或是發表意見。但是，不耐煩、冷漠、氣憤，卻是他們常要承接的情緒。蕭竹均表示，雖然提案修改涉及歧視的學習內容，能獲得在場委員的支持，但當提到性或性別權力時，就可能發生爭執。例如，提案要求在自然課綱中多提及女性科學家的貢獻，以試圖翻轉特定學科與性別的連結時，有些男性委員會駁斥：「不平等根本沒那



麼嚴重！」。但此時，平常不太發言的女性委員，也會默默拿起麥克風支持提案，林依瑾與張明旭亦有類似的觀察。

有時，一些比較保守的委員會試圖提案，來削弱性平教育的學習內容。張明旭分享到，國中分組會議曾有家長代表提案，希望刪除「親密關係的歷程」。因為深怕「歷程」二字，教科書就會寫出淋漓盡致的男歡女愛。但學生非常需要情感教育，如劉千萍所述，學生在青少年時期常經歷情感上的問題，如果沒有情感教育，會不知怎麼適當處理情感中所遇到的困難與挫折。面對在場委員的質疑時，身為學生代表，會以學生的角度出發，去論述現場學生的境況與真實需求。

推動性平教育的關鍵：老師與環境

「老師對於教材的詮釋，會決定學生如何理解性別平等」劉千萍如此說道，可見老師在性平教育的過程中，扮演何等重要的角色。然而，身為女校學生，卻常會被師長提醒：「不能穿短褲，要穿裙子」、「衣服穿得太透明會有危險」。蕭竹均則分享到，在男校學生眼中，儘管女性是個「珍品」，被捧得很高，但其實是個被極度物化的角色，而使對女性的規訓被合理化。林依瑾回憶過去學習經驗，發現老師其實對性平教育並不積極，不會有老師特別和學生提醒有關性別平等的知識。時至今日，有些老師教性別平等的方法是，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（像是「男生就應該讀理工組，女生應該讀文組」的觀念），和同學說：「這是性別刻板印象」。但老師並不會深談，形塑出這刻板印象背後的文化脈絡，或為什麼至今有些科系會與特定性別有高度連結，且這樣的現象會造成什麼影響。教導情感教育、性教育時也較注重「防治性」的層面，鮮少從積極面下手，例如討論如何建構民主的親密關係。

情感教育在教學現場是受到壓抑。許多學校至今還有「禁愛令」，學生會因為和異性交往而被處分。在如此環境下，學生在面對情感上的挫折時，往往會不知所措，甚至不知道能向誰求助。此外，教學現場的困境不只如此。林依瑾指出，現今談「性別平等」很容易成為被攻擊的目標，因在某些家長團體、宗教團體眼中，這四個字相當危險。若老師不具有教學的知能，社會無法為性別平等教育提供友善的環境，儘管在課綱中融入許多性平相關的內容，仍只是枉然。課綱只是上位的要求，它如何在轉化成教科書與課堂教學後，完整實行其價值與理念，才是關鍵。

期許

《性別平等教育季刊》能在未來提供甚麼協助呢？張明旭認為，季刊宛如一個知識庫，發行至今已蒐集到許多很棒的文章，許多我們常碰到的疑惑，翻閱過去幾期的季刊，都能找到答案。面對近期謠言滿天飛的情況，如果能從中抓出短篇篇文章來回應，把文字弄白話一些，定能有助於遏止謠言。然而，蕭竹均認為，儘管季刊中有許多內容可以為現場老師提供指引，季刊在校園中存在感卻是極低，甚至自己也從沒看過。林依瑾也表示，季刊的讀眾、稿源好像其實是同溫層，成了有性平意識的夥伴們的精神糧食。不過，儘管如此，這也只是表示季刊已有大致的定位，若能思考如何為第一線想努力的教師提供幫助，那麼季刊可轉換成打仗的糧食，以回應社會處處的不友善。♥